

卷四十三

陳後主下

梁後主

隋文帝

卷四十四

隋煬帝下

南北朝

煬帝

恭帝侑

歷代通鑑纂要

卷四十三

之四十四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四十三

起陳後主至德二年隋文帝開皇四年至隋煬帝大業三年

陳至德二年隋開皇四年

陳以江總為僕射

陳起臨春。結綺。望仙閣。

陳主起三閣。各高數十丈。連延數十間。皆以沈檀為之。金玉珠翠為飾。珠簾寶帳。服翫瑰麗。近古未有。其下積石為山。引水為池。雜植花卉。上自居臨春。張貴妃居結綺。龔孔二貴嬪居望仙。複道往來。以宮人袁大捨等為女學士。江總雖為宰輔。不親

辰甲



政務。日與尚書孔範。散騎王瑳等。文士十餘人。侍宴後庭。謂之狎客。使諸妃嬪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詩。采其尤豔麗者。被以新聲。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曲。大略皆羨諸妃嬪之容色。君臣酣歌。自夕達旦。張貴妃名麗華。本兵家女。性敏慧。有神彩。善候人主顏色。又有厭魅之術。置淫祠宮中。聚女巫鼓舞。百司啓奏。並因宦者以進。陳主置妃膝上。共決之。由是宦官近習。內外連結。宗戚縱橫。貨賂公行。大臣有不從者。因而譖之。於是大臣皆從風諂附。孔範與孔貴嬪。結為兄妹。陳主惡聞過

失。每有惡事。範必曲為文飾。稱揚贊美。由是寵遇優渥。言聽計從。羣臣有諫者。輒以罪斥之。中書舍人施文慶。頗涉書史。嘗事陳主於東宮。聰敏強記。明閑吏職。大被親幸。又薦所善沈客卿。陽惠朗。徐哲。暨慧景等。有吏能。陳主皆擢用之。客卿有口辯。頗知典故。惠朗。慧景。家本小吏。考較簿領。毫釐不差。督責苛碎。聚斂無厭。士民嗟怨。關市之稅。歲入數十倍。陳主大悅。益以文慶為知人。轉相汲引。珥貂蟬者五十人。孔範自謂文武才能。舉朝莫及。白陳主曰。諸將起自行伍。匹夫敵耳。自是將帥微有

過失。即奪其兵。分配文吏。由是文武解體。以至覆滅。

陳至德三年隋開皇五年

隋初置義倉。貌閱戶口。作輸籍法。

度支尚書長孫平。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貧富為差。儲之當社。委社司檢校。以備凶年。名曰義倉。隋主從之。

胡氏寅曰。賑饑莫要乎近其人。隋義倉。取之於民不厚。而置倉于當社。饑民之得食也。其庶矣乎。後世義倉之名固在。而置倉于州郡。一有凶饑。無狀。

有司。固不以上聞也。良有司。敢以聞矣。比及報可。委吏屬出而施之。文移反復。給散艱阻。監臨胥吏。相與侵沒。其受惠者。大抵城郭之近。力能自達之人耳。居之遠者。安能扶老携幼數百里。以就餽合之廩哉。必欲有備無患。當以隋氏為法。而擇長民之官。行勸農之法。輔以揀荒之政。本末具舉。民之饑也。庶有瘳乎。

時民間多妄稱老小。以免賦役。隋主命州縣大索。貌閱戶口。不實者。里正黨長遠配。大功以下。皆令析籍。以防容隱。於是計帳得新附一百六十四萬。

餘口。高頴又言民間課輸無定簿。難以推校。請為輸籍法。隋主從之。自是姦無所容矣。

杜氏佑曰。時承西魏喪亂。周齊分據。賦重役勤。人不堪命。多依豪室。姦偽允滋。高頴覩流冗之病。建輸籍之法。定其名。輕其數。使人知為浮客。被強家收大半之賦。為編氓奉上。蒙輕賦之征。烝庶懷惠。奸無所容。隋氏資儲遍于天下。頴之力也。

陳主殺其中書通事舍人傅緯

音再

緯負才使氣。人多怨之。施文慶沈客卿共譖緯。受高麗使金。陳主收緯下獄。緯於獄中上書曰。夫君

人者。恭事上帝。子愛下民。省嗜欲。遠諂佞。未明求衣。日旰忘食。是以澤被區宇。慶流子孫。陛下頃來酒色過度。不虔郊廟大神。專媚淫昏之鬼。小人在側。官豎弄權。惡忠直若仇讎。視生民如草芥。後宮曳綺繡。廐馬餘菽粟。百姓流離。僵尸蔽野。貨賄公行。帑藏損耗。神怒民怨。衆叛親離。臣恐東南王氣自斯而盡矣。書奏。陳主大怒。頃之意稍解。遣使謂曰。我欲赦卿。卿能改過不。對曰。臣心如面。面可改。則心可改矣。陳主益怒。遂賜死。陳主每當郊祀。常稱疾不行。故緯言及之。

午丙

陳至德四隋開皇六年
梁後主琮廣運元年

陳以江總為尚書令

未丁

陳禎明元隋開皇七年
是歲梁亡凡三國

隋滅梁以其主蕭琮為莒公

隋徵梁主入朝。梁主帥其羣臣二百餘人。發江陵。隋主遣武鄉公崔弘度將兵戍江陵。梁主叔父安平王巖弟瓛等恐弘度襲之。遣使請降于陳。九月。陳荊州刺史陳慧紀引兵至江陵。巖等驅文武男女一萬口奔陳。隋主聞之。廢梁國。遣高頴安集遺民。拜梁王琮柱國。賜爵莒公。

陳臨平湖開

初隋主與陳鄰好甚篤。每獲陳謀。皆給衣馬禮遣之。而陳侵掠如故。故隋伐之。會高宗殂。隋主即命班師。遣使赴弔。書稱姓名頓首。陳主答書末云。想彼統內如宜。此宇宙清泰。隋主不悅。以示朝臣。上柱國楊素以為主辱臣死。再拜請罪。隋主問取陳之策於高頴。對曰。江北田收差晚。江南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微微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守禦。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如此。彼以為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登

陸而戰。兵氣益倍。江南土薄。舍多茅竹。儲積皆非地窖。當密遣人因風縱火。待彼修立。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財力俱盡矣。隋主用其策。陳人始困。於是信州總管楊素。吳州總管賀若弼。及光州刺史高勳等。爭獻平江南之策。及陳受蕭巖等降。隋主益忿。謂高頴曰。我為民父母。豈可限一衣帶水。不拯之乎。命大作戰船。人請密之。隋主曰。吾將顯行天誅。何密之有。使投梯於江曰。若彼懼而能改。吾復何求。時江南妖異特衆。臨平湖草久塞。忽然自開。陳主惡之。乃自賣於佛寺為奴。以厭之。

戊申

陳禎明二年
開皇八年

隋下詔伐陳

詔曰。陳叔寶據手掌之地。恣溪壑之險。劫奪閭閻。驅迫內外。窮奢極侈。俾晝作夜。斬直言之客。滅無罪之家。欺天造惡。祭鬼求恩。君子潛逃。小人得志。天災地孽。物恠人妖。背德違言。搖蕩疆場。可出師授律。應機誅殄。在斯一舉。永清吳越。又送璽書暴陳主二十惡。寫詔三十萬紙。遍諭江外。

陳主廢其太子胤。立子深為太子。

隋以晉王廣為淮南行省尚書令。行軍元帥。帥師伐

陳

隋置淮南行省於壽春。以晉王廣為尚書令。陳主遣王琬。許善心。聘于隋。隋人留之。遂有事於太廟。命晉王廣。秦王俊。清河公楊素。皆為行軍元帥。廣出六合。俊出襄陽。素出永安。廬州總管韓擒虎。出廬州。吳州總管賀若弼。出廣陵。凡總管九十。兵五十一萬八千。皆受晉王節度。旌旗。舟楫。橫亘數千里。以高頴為元帥。長史。王韶為司馬。軍事皆取決焉。頴謂郎中薛道衡曰。江東可克乎。衡曰。克之。郭璞言江東分王三百年。復與中國合。今此數將周。

一也。主上恭儉勤勞。叔寶荒淫驕侈。二也。國之安危。在所寄任。彼以江總為相。唯事詩酒。拔小人施文慶。委以政事。蕭摩訶。任蠻奴。為大將。皆一夫之用耳。三也。我有道而大。彼無德而小。量其甲士。不過十萬。西自巫峽。東至滄海。分之則勢懸而力弱。聚之則守此而失彼。四也。席卷之勢。事在不疑。秦王俊督諸軍屯漢口。為上流節度。陳以周羅暎督諸軍拒之。楊素引舟師下三峽。軍至沅頭灘。陳將軍戚昕。以青龍百餘艘。兵數千人。守狼尾灘。地勢險峭。隋人患之。素乃夜帥黃龍數千艘。銜枚而下。

遣將軍劉仁恩帥甲騎擊昕。敗之。悉俘其衆。勞而遣之。秋。毫不犯。遂帥水軍東下。舟艦被江。旌甲曜日。陳之鎮戍相繼以聞。施文慶沈客卿並抑而不言。陳江中無一鬪船。上流兵皆阻楊素軍。不得至。陳主從容謂侍臣曰。王氣在此。齊兵三來。周師再來。無不摧敗。彼何為者邪。孔範曰。長江天塹。限隔南北。今日虜軍。豈能飛度邪。邊將欲作功勞。妄言事急。臣每患官卑。虜若度江。定作太尉公矣。陳主以為然。故不為深備。奏伎縱酒。賦詩不輟。

隋高祖文皇帝開皇九年。總管賀若弼韓擒虎進軍

滅陳。獲其主叔寶。

正月朔。陳主會朝。大霧四塞。陳主昏睡。至晡時乃寤。是日賀若弼自廣陵引兵濟江。韓擒虎將五百人自橫江宵濟采石。守者皆醉。遂克之。戍主馳啓告變。陳主以蕭摩訶樊毅魯廣達並為都督。司馬消難施文慶並為大監軍。遣樊猛帥舟師出白下。既而賀若弼拔京口。軍令嚴肅。秋。毫不犯。有軍士於民間酤酒者。弼立斬之。所俘獲六十餘人。弼皆釋之。給糧勞之。付以敕書。令分道宣諭。於是所至風靡。韓擒虎進攻姑孰。半日拔之。父老來謁者。晝

夜不絕。於是弼自北道。擒虎自南道。並進。緣江諸
戍。望風盡走。弼進據鍾山。晉王廣遣總管杜彥。與
韓擒虎合軍屯新林。陳人大駭。降者相繼。時建康
甲士尚十餘萬人。陳主唯晝夜啼泣。臺內處分。一
以委施文慶。文慶既知諸將疾已。恐其有功。乃奏
曰。此等怏怏。那可專信。由是諸將凡有啓請。率皆
不行。賀若弼之攻京口也。蕭摩訶請逆戰。不許。及
弼至鍾山。摩訶又曰。弼懸軍深入。壘塹未堅。出兵
掩襲。可以必克。又不許。任忠言於陳主曰。兵法客
貴速戰。主貴持重。今國家足食足兵。宜固守臺城。

緣淮立柵。北軍雖來。勿與交戰。分兵斷江路。無令
彼信得通。給臣精兵一萬。金翅三百艘。下江徑掩
六合。彼大軍必謂其度江將士。已被俘獲。自然挫
氣。淮南士人。與臣舊相知悉。今聞臣往。必皆景從。
臣復揚聲欲往徐州。斷彼歸路。則諸軍不擊自去。
待春水既漲。上江周羅暉等衆軍。必沿江赴援。此
良策也。陳主不能從。明日歛然曰。兵久不決。令人
腹煩。可呼蕭郎一出擊之。任忠叩頭苦請勿戰。孔
範又奏請作一決。當為官勒石燕然。陳主從之。多
出金帛充賞。使魯廣達陳於白土岡。任忠樊毅孔

範。蕭摩訶軍。以次而北。亘二十里。首尾進退不相
知。賀若弼登山望之。馳下。以所部甲士八千。勒陳
待之。陳主通於蕭摩訶之妻。故摩訶無戰意。唯魯
廣達以其徒力戰。與弼相當。隋師退走數四。弼縱
煙以自隱。陳兵斬首。皆走獻求賞。弼知其驕惰。更
引兵趣孔範。範兵暫交。即走。諸軍亂潰。不可復止。
擒摩訶。釋而禮之。任忠馳見陳主。言敗狀。曰。官好
佳。臣無所用力矣。陳主與金兩勝。使募人出戰。忠
曰。陛下當就上流進軍。臣以死奉衛。陳主信之。敕
出部分。會韓擒虎自新林進軍。忠遂帥數騎迎降。

於石子岡。引擒虎軍直入朱雀門。陳人欲戰。忠揮
之曰。老夫尚降。諸軍何事。衆皆散走。唯袁憲在殿
中。陳主謂曰。我從來遇卿。不勝餘人。今但追愧耳。
陳主遑遽將避匿。憲正色曰。大事如此。去欲安之。
不若正衣冠御正殿。依梁武帝見侯景故事。陳主
不從。曰。吾自有計。乃從官人十餘。出景陽殿。自投
于井。既而軍人窺井。呼之不應。欲下石。乃聞叫聲。
以繩引之。驚其太重。及出。乃與張貴妃孔貴嬪同
東而上。沈后居處如常。太子深年十五。閉閣而坐。
弼燒門入。聞擒虎已得叔寶。呼視之。叔寶惶懼。流

汗股慄向弼再拜。晉王廣入建康。誅陳都督施文慶等五人。尋班師。俘陳叔寶至京師。獻于太廟。論功行賞有差。叔寶在位七年。

司馬氏光曰。武帝事梁。誅夷侯景。卒成大功。斯亦難矣。文帝恭勤政事。足為良主。孝宣值齊衰而啓土。逢周興而喪師。豈非不恃內而恃外耶。夫陳國不能居天下五分之一。慄慄危懼。猶不能保。况後主荒淫無度。以趣之。納身督井。不亦宜乎。

置鄉正里長

蘇威奏請五百家置鄉正。使治民間辭訟。李德林

以為本廢鄉官判事。為其里閭親識。割斷不平。今令鄉正治民。為害最甚。上竟用威議。乃以百家為里。置里長一人。

以蘇威為僕射。楊素為納言。

十年。詔軍人悉屬州縣。

詔曰。魏末喪亂。軍人權置坊府。南征北伐。居處無定。今可悉屬州縣。其墾田籍帳。一與民同。軍府統領。宜依舊式。仍罷緣邊新置軍府。

制民年五十。免役收庸。

江南亂。以楊素為行軍總管。討平之。

戊庚

江表自東晉已來。刑法疏緩。世族陵駕寒門。平陳之後。盡反其政。蘇威復作五教。使民誦之。士民嗟怨。民間復訛言。隋欲徙之入關。遠近驚駭。於是越州高智慧。蘇州沈玄愴。皆舉兵反。自稱天子。攻陷州縣。陳之故境。大抵皆反。大者有衆數萬。小者數千。執縣令殺之。曰。更能使儂音農誦五教邪。謂我曰儂詔遣楊素討之。玄愴敗走。追擒之。智慧據浙江東岸為營。周亘百餘里。船艦被江。素擊之。子總管猶禪小總管來護兒。以輕舸數百。直登江岸。襲破其營。因縱火。煙焰漲天。素縱兵奮擊。大破之。智慧逃入

海。素遣總管史萬歲。帥衆二千。踰嶺越海。攻破溪洞。不可勝數。前後七百餘戰。轉鬪千餘里。寂無聲問者十旬。遠近皆謂已沒。萬歲置書竹筒中。浮之於水。得者以告。素上其事。上嗟嘆。厚賜其家。素追智慧。克温州。智慧走保閩越。素泛海奄至泉州。賊帥王國慶。自以海路艱阻。不設備。棄州走。餘黨皆散。素分兵追捕。密令人說國慶。使斬送智慧。以自贖。餘黨悉降。江南大定。

子全
十二年。蘇威以開府就第。尚書盧愷除名。制諸州死刑。悉移大理奏裁。

帝以天下用律者多踏駁。罪同論異。故有是命。以楊素為僕射。與高熲專掌朝政。領軍大將軍賀若弼除名。

楊素性踈辯。高下在心。唯熲推高熲。敬牛弘。厚接薛道衡。視蘇威以下蔑如也。其才藝風調。優於熲。至於推誠體國。處物平當。有宰相識度。則不如熲遠矣。賀若弼自謂功名出朝臣之右。當為宰相。及素為僕射。不平。形於言色。由是免官。怨望愈甚。久之。上下弼獄。謂之曰。我以高熲。楊素為宰相。汝每昌言毀之。何也。弼曰。熲是臣之故人。素臣之舅子。

臣知其為人。誠有此語。公卿奏弼罪當死。上曰。臣下守法不移。公可自求活理。弼曰。臣將八千兵擒陳叔寶。竊以此望活。上曰。此已格外重賞。弼曰。臣今還格外望活。上低回者數日。特令除名。歲餘復其爵位。

寅甲

十四年。始給公卿以下職田。

先是臺省府寺及諸州。皆置公廨錢。收息取給。工部尚書蘇孝慈。以為官司出舉興生。熲擾百姓。敗損風俗。請皆禁止。給地以營農。於是始詔公卿以下。皆給職田。毋得治生。與民爭利。

以蘇威為納言

關中旱饑。帝如洛陽。

上遣左右視民食。得豆屑雜糠以獻。上流涕以示羣臣。深自咎責。為之不御酒肉者朞年。至是帥民就食於洛陽。敕斥候不得驅逼。男女參廁於仗衛之間。遇扶老攜幼者。輒引馬避之。至艱險處。見負檐者。令左右扶助。

詔高仁英、蕭琮、陳叔寶修其宗祀。官給器物。

詔以齊梁陳宗祀廢絕。命高仁英、蕭琮、陳叔寶以時修祭。所須器物。有司給之。叔寶侍宴出。帝目之。

曰。此敗豈不由酒。以作詩之功。何如思安時事。當賀若弼度京口。彼人密啓告急。叔寶飲酒。遂不之省。高頴至。見啓在牀下。猶未開封。誠可笑也。

十五年。納言蘇威免。尋復其位。

十七年。并州總管秦王俊有罪免。

俊幼仁恕。喜佛教。及為并州總管。奢侈好內。其妃進毒。得疾徵還。免官。廢妃賜死。楊素諫曰。秦王之過。不至此。願陛下詳之。帝曰。若如公意。何不別制天子兒律。周公尚誅管蔡。况我不及周公。安敢虧法乎。卒不許。

未巳

十九年。除左僕射高頌名以牛弘為吏部尚書

弘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務在審慎。雖致停緩。而所進用多稱職。侍郎高孝基。鑒賞機晤。清慎絕倫。然爽俊有餘。迹似輕薄。時宰多以此疑之。弘獨推心任委。得人為多。

二十年。廢太子勇為庶人

初帝使太子勇參決政事。時有損益。帝皆納之。勇性寬厚。率意任情。帝性節儉。勇嘗飾蜀鎧。帝見而不悅。戒之曰。自古帝王。未有好奢侈。而能久長者。

申庚

汝當以儉約為先。乃能奉承宗廟。後遇冬至。百官皆詣勇。勇張樂受賀。帝不悅。自是恩寵始衰。漸生猜阻。勇多內寵。昭訓名如嬪雲氏尤幸。其妃元氏無

寵。遇疾而薨。獨孤后意其有佗。深以責勇。然昭訓自是遂專內政。生長寧王儼。及平原王裕。安成王筠。諸姬子又數人。后彌不平。遣人伺求勇過。晉王廣知之。彌自矯飾。後庭有子皆不育。后由是數稱廣賢。大臣用事者。廣皆傾心與交。帝及后每遣左右至廣所。廣必與蕭妃厚禮之。往來者無不稱其仁孝。帝與后嘗幸其第。廣悉屏匿美姬於別室。唯

留老醜者。衣以縵綵。給事左右。屏帳改用縑素。故絕樂器之弦。不令拂去塵埃。帝見之喜。由是愛之。特異諸子。自揚州入朝。將還鎮。入宮辭后。伏地流涕曰。臣性識愚下。不知何罪。失愛東宮。恒蓄盛怒。欲加鳩毒。后忿然曰。覘地伐勇也。漸不可耐。我在尚爾。我死後。當魚肉汝乎。廣又拜。嗚咽不能止。后亦悲不自勝。自是后決意欲廢勇立廣矣。司馬張衡為廣畫奪宗之策。廣問計於安州總管宇文述。述曰。廢立大事。未易謀也。能移主上意者。唯楊素耳。素所與謀者。唯其弟約。述雅知約。請朝京師。與

約圖之。廣大悅。多齎金寶。資述入關。約時為大理少卿。述請約與飲博。陽不勝。以所齎金寶盡輸之。因說之曰。此晉王之賜。令述與公為歡樂耳。約驚問故。述因道廣意。約以白素。素聞之大喜。後數日入侍宴。微稱晉王孝悌恭儉。有類至尊。后泣曰。公言是也。阿廢廣小字也。大孝愛。覘地伐常欲潛殺之。素因盛言太子不才。后遂遺素金。使贊帝廢立。勇頗知之。憂懼。計無所出。使人造諸馘勝。帝遂踈忌勇。東宮宿衛名籍。悉令屬諸衛府。有勇健者咸屏去。廣又令段達私賂東宮幸臣姬威。令伺太子動靜。

密告楊素。於是內外誼謗。過失日聞。九月。詔執左庶子唐令則等數人。付所司訊鞠。命楊素陳東宮事狀。以告近臣。帝曰。此兒不堪承嗣久矣。皇后恒勸我廢之。我以布衣時所生。地復居長。望其漸改。隱忍至今。我恒畏其加害。如防大敵。今欲廢之。以安天下。左衛大將軍元旻諫曰。廢立大事。詔旨若行。後悔無及。讒言罔極。惟陛下察之。帝不應。命姬威悉陳太子罪惡。於是禁勇及諸子黨與。楊素鍛鍊以成其獄。十月。使人召勇。勇驚曰。得無殺我邪。帝戎服陳兵。御武德殿。集百官諸親。引勇及諸子

列於殿庭。宣詔廢勇。及其男女。並為庶人。勇再拜泣下。舞蹈而去。移勇於內史省。賞楊素物三千段。帝召東宮官屬切責之。皆惶懼無敢對者。洗馬李綱獨曰。廢立大事。今文武大臣。皆知其不可。而莫敢發言。臣何敢畏死。不一為陛下別白言之乎。太子性本中人。可與為善。可與為惡。鄉使陛下擇正人輔之。足以嗣守鴻基。今乃以唐令則為左庶子。鄒文騰為家令。二人唯知以弦歌鷹犬娛悅太子。安得不至於是邪。此乃陛下之過。非太子之罪也。因伏地流涕嗚咽。帝慘然良久。曰。李綱責我。非為

無理。然我擇汝為宮臣。而勇不親任。雖更得正人何益哉。對曰。臣之所以不被親任者。良由姦臣在側。故也。陛下但斬令則。文騰更選賢才以輔太子。安知臣之終見踈棄也。自古國家廢立冢嫡。鮮不傾危。願陛下深留聖意。無貽後悔。帝不悅。罷朝。左右皆為之股栗。會尚書右丞缺。有司請人。帝指綱曰。此佳右丞也。即用之。

葉氏適曰。晉楊后以立惠基亂。而天下為之分裂者數百年。隋獨孤后以立煬稔禍。而編氓十喪八九。詩首二南。有以也夫。

立晉王廣為太子。是日天下地震

廣請降章服。宮官不稱臣。許之。以宇文述為左衛率。郭衍為左監門率。亦預奪宗之謀也。帝囚故太子勇於東宮。付廣掌之。勇頻請見上申寃。而廣遏之。不得聞。初帝之克陳也。天下皆以為將太平。監察御史房彥謙。私謂所親曰。主上忌刻而苛酷。太子卑弱。諸王擅權。天下雖安。方憂危亂。其子玄齡。亦密言於彥謙曰。主上本無功德。以詐取天下。諸子皆驕奢不仁。必自相誅夷。今雖承平。其亡可翹足待。高孝基名知人。見玄齡歎曰。僕閱人多矣。未

見如此郎者。異日必為偉器。恨不見其大成耳。見杜果之兄孫如晦。謂曰。君有應變之才。必任棟梁之重。俱以子孫託之。

尹氏起幸曰。太子承祧主器。將以鎮安海宇。今乃於正位之日。舉四海九州之大。同日地震。變異若此。其為傾覆必矣。然是時既已廢立。則亦將若之何。毋亦考問罪否。推究得失。少有疑似。則躍然知悟。速為之所。庶幾少咎天地之變。而免於覆亡之禍。可也。帝之觀此。漫不加省。至末年身不自保。則天亦末如之何矣。哀哉。

徵同州刺史蔡王智積入朝

智積。帝之弟子也。性修謹。門無私謁。自奉簡素。帝甚憐之。智積有五男。止教讀論語孝經。不令交通賓客。或問其故。智積曰。卿非知我者。其意恐諸子有才。能以致禍也。

仁壽元年。以蘇威為僕射

二年。皇后獨孤氏崩

以楊達為納言

三年。龍門王通獻策。不報

通詣闕獻太平十二策。帝不能用。罷歸。通遂教授

亥癸

戌壬酉辛

於河汾之間。弟子自遠至者甚衆。累徵不起。楊素甚重之。勸之仕。通曰。通有先人之弊廬。足以庇風雨。薄田足以供饗。饌同粥。讀書談道。足以自樂。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通嘗稱無赦之國。其刑必平。重斂之國。其財必削。大業末。卒於家。門人謚曰。文中子。

胡氏寅曰。隋文在位二十有三年。其賢其否。固哲士所量以行藏其道者。使王通而不知。或知之而猶與之言。皆不足以為智矣。且通誠有太平之策。不待君之求之。而登門自獻。不懼自處之不重。亦

豈所以養其君尊德樂道之心。而望之以大有為之功哉。

四年。太子廣弒帝于大寶殿而自立。遂殺故太子勇。流尚書柳述。侍郎元巖于嶺南。

四月。帝不豫。七月。疾甚。卧與百僚辭訣。握手歔歔。越四日。崩於大寶殿。高祖性嚴重。令行禁止。勤於政事。雖畜於財。至於賞賜有功。即無所愛。愛養百姓。勸課農桑。輕徭薄賦。自奉儉素。乘輿御物。故弊者。隨令補用。非享宴。不過一肉。後宮皆服澣濯之衣。天下化之。丈夫率衣絹布。裝帶不過銅鐵骨角。

通鑑纂要卷四十三
無綾綺金玉之飾焉。受禪之初。民戶不滿四百萬。末年踰八百九十萬。然猜忌苛察。信受讒言。功臣故舊。無始終保全者。乃至子弟。皆如仇敵。初文獻皇后既崩。帝以陳高宗女為宣華夫人。有寵。及寢疾。僕射楊素。兵部尚書柳述。黃門侍郎元巖。皆入閣侍疾。召太子入居殿中。太子慮帝有不諱。須預防擬。手自為書。封出問素。素條錄事狀以報。宮人誤送帝所。帝覽而大恚。陳夫人旦出更衣。為太子所逼。拒之得免。上怪其神色有異。問故。夫人泫然曰。太子無禮。上恚。抵牀曰。畜生何足付大事。獨孤

誤我。乃呼柳述。元巖曰。召我兒。述等將呼太子。上曰。勇也。述巖出閣為敕書。素聞以白太子。矯詔執述。巖繫獄。追東官兵帖上臺宿衛。門禁出入。並取宇文述。郭衍節度。令右庶子張衡入殿侍疾。盡遣後宮出就別室。俄而上崩。故中外頗有異論。陳夫人聞變。戰慄失色。晡後。太子封小金合。遣使者賜夫人。夫人以為為鴆毒。懼甚。發之。乃同心結也。夫人恚而却坐。不肯致謝。諸官人共逼之。乃拜使者。其夜太子烝焉。明日發喪即位。會楊約束朝。太子遣約入長安。矯稱高祖之詔。賜故太子勇死。縊殺之。

然後陳兵集衆。發凶問。追封勇為房陵王。不為置嗣。除述。巖名。徙之嶺南。令蘭陵公主與述離絕。欲改嫁之。公主以死自誓。表請與述同徙。帝大怒。公主憂憤而卒。文帝在位二十四年。年六十四歲。

胡氏寅曰。隋文疑所不當疑。而加以謀逆之名。信所不當信。而被其弒殺之禍。亦可為聽牝雞之晨。忽主器之重者之永監矣。柳述。元巖。親逢事會。則當白帝。併召廣素。質問陳夫人。正其罪而廢廣。出諸外。熟議故太子可立則召之。否則別命子孫之賢者。素若不從。請降詔旨。以軍法從事。登時而宗

社定矣。乃出閭為詔。受制於賊。俄頃之間。轉福為禍。述。巖。死有餘負矣。

并州總管漢王諒。起兵晉陽。遣楊素擊虜以歸。殺之。諒有寵於高祖。為并州總管。自山以東至海。南距河。五十二州皆隸焉。特許以便宜從事。諒自以所居天下精兵處。見太子勇。蜀王秀。得罪。常不自安。陰蓄異圖。繕治器械。招集私人。殆將數萬。及高祖崩。煬帝以高祖璽書徵之。諒知有變。遂發兵反。從諒反者凡十九州。詔以素為并州道行軍總管。帥衆數萬以討諒。諒聞之大懼。自將兵十萬拒素。素

進擊諒大破之。諒窮蹙請降。羣臣奏諒當死。帝不許。除名為民。竟以幽死。所部吏民坐死徙者二十餘萬家。

初高祖與獨孤后甚相愛重。誓無異生之子。嘗謂羣臣曰。前世天子溺於嬖幸。嫡庶分爭。或至亡國。朕旁無姬侍。五子同母。可謂真兄弟也。豈有此憂邪。又懲周室諸王微弱。故使諸子分據大鎮。及其晚節。迭相猜忌。五子皆不以壽終。

司馬氏光曰。昔辛伯諗周桓公曰。內寵並后。外寵貳政。嬖子配嫡。大都偶國。亂之本也。隋高祖知嫡庶之多爭。孤弱之易搖。曾不知勢鈞位逼。雖同產至親。不能無相傾奪。考諸辛伯之言。得其一而失其三乎。

陳叔寶卒

煬帝大業元年。立皇后蕭氏。

立晉王昭為太子。

以楊素為尚書令。

開通濟渠。引汴水。開邗溝。置離宮。造龍舟。

詔曰。古者聽採輿頌。謀及庶民。故能審刑政之得失。今將巡歷淮海。觀省風俗。遂命尚書右丞皇甫

議發丁百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于河。復自板渚引河入汴。引汴入泗以達于淮。又發民十萬開邗溝入江。溝廣四十步。旁築御道樹以柳。自長安至江都。置離宮四十餘所。遣黃門侍郎王弘等。往江南造龍舟及雜船數萬艘。官吏督役嚴急。役丁死者什四五。

築西苑

苑周二百里。其內為海。周十餘里。為方丈。蓬萊。瀛洲諸山。高百餘尺。臺觀宮殿羅絡山上。海北有渠。縈紆注海內。緣渠作十六院。門皆臨渠。每院以四

品夫人主之。窮極華麗。宮樹彫落。則剪綵為花葉綴之。沼內亦剪綵為荷芰菱芡。色渝變也。則易以新者。十六院競以般羞精麗相高。求市恩寵。上好以月夜從宮女數千騎遊西苑。作清夜遊曲。於馬上奏之。

臣等謹按煬帝之築西苑。窮極華麗。自以為此樂可長保也。不知江都西閣之禍。已伏於此。千日之樂。不足償一時之苦。豈非萬世之永鑒哉。

帝如江都

上幸江都。龍舟四重。高四十五尺。長二百尺。上重

有正殿。內殿。朝堂。中二重。有百二十房。皆飾以金玉。下重內侍處之。皇后乘翔螭舟。制度差小。別有浮景九艘。三重皆水殿也。餘數千艘。後宮諸王公主。百官僧尼道士。蕃客乘之。共用挽士八萬餘人。皆以錦綵為袍。衛兵所乘。又數千艘。舳艫相接。二百餘里。騎兵翊兩岸而行。所過州縣。五百里內。皆令獻食。多者一州。至百輦。極水陸珍奇。後宮厭飫。將發之際。多棄埋之。

二年。帝還東京

二月。上發江都。四月。自伊闕。陳法駕。備千乘萬騎。

丙寅

入東京。御端門大赦。制五品已上文官乘車。在朝弁服佩玉。武官馬加珂戴幘。服袴褶。文物之盛。近世莫及也。

以楊素為司徒

制百官不得計考增級

百官必有德行功能灼然顯著者。進擢之。帝頗惜名位。羣臣當進職者。多令兼假而已。時牛弘為吏部尚書。不得專行其職。蘇威。宇文述。張瑾。虞世基。裴蘊。裴矩。參掌選事。而與奪之筆。世基獨專之。受納賄賂。黜陟任意。

胡氏寅曰。煬帝非能惜名器也。特貪欲忌克。又有輕視士大夫之心。以謂莫足以當我之官爵爾。當是之時。與唐才智之臣。皆如金玉隱於沙石之中。而莫之知也。則其靳惜名器。祇足以失士為他人之資爾。

太子昭卒

楊素卒

三年。殺故長寧王儼及其弟七人。詔頒新律。

帝以高祖末年法令峻刻。詔牛弘等造大業律十

卯丁

八篇頒行之。民久厭嚴刻。喜於寬政。其後征役繁興。民不堪命。有司臨時迫脅。以求濟事。不復用律令矣。旅騎尉劉炫預修律令。弘嘗從容問炫曰。周禮士多而府史少。今令史百倍於前。減則不濟。其故何也。炫曰。古人委任責成。歲終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繁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恒慮覆治。若鍛鍊不密。則萬里追證。百年舊案。故諺云。老吏抱案死。事繁政弊。職此之由。弘曰。魏齊之時。令史從容而已。今則不遑寧處。何也。炫曰。往者州唯置綱紀。郡置守丞。縣置令而已。其餘具僚。

則長官自辟。今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纖介之迹。皆屬考功。省官不如省事。官事不省。而望從容。其可得乎。弘善其言。而不能用。

帝北巡。次榆林郡。啓民可汗來朝。吐谷渾。高昌。皆入貢。

築長城

詔發丁男百餘萬築長城。西距榆林。東至紫河。蘇威諫。不聽。

殺太常卿高頴。尚書宇文弼。光祿大夫賀若弼。

先是徵天下散樂。太常卿高頴諫。不聽。退謂丞李

懿曰。周天元以好樂而亡。殷鑒不遠。安可復爾。又以帝遇啓民過厚。謂何稠曰。此虜頗知中國虛實。山川險易。恐為後患。宇文弼私謂頴曰。天元之侈。以今方之。不亦甚乎。賀若弼亦私議。宴可汗太侈。並為人所奏。帝以為誹謗朝政。皆殺之。頴有文武大略。明達世務。以天下為己任。蘇威。楊素。賀若弼。韓擒虎。皆頴所薦。及死。天下莫不傷之。

免內史令蕭瑄。僕射蘇威。官

瑄以皇后故。甚見親重。與賀若弼善。弼既誅。又有童謠曰。蕭蕭亦復起。帝由是忌之。遂廢於家。未幾

而卒。蘇威以諫築長城。故威亦坐免。
以楊文思為納言。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四十三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四十四

起隋煬帝大業四年
至煬帝大業十三年

四年開永濟渠

發河北諸軍百餘萬衆穿永濟渠。引沁水南達于
河。北通涿郡。丁男不供。始役婦人。

以元壽為內史令

帝如五原。遂巡長城

行宮設六合板城。載以槍車。每頓舍。則外其轅以
為外圍。內布鐵菱。次施弩牀。以繩連機。人來觸繩。
則弩機旋轉。向所觸而發。

辰戌

營汾陽宮

帝無日不治宮室。兩京及江都苑囿雖多。久而益厭。乃備責天下山川之圖。以求勝地。因營是宮。復築長城。

發丁男二十餘萬築之。自榆谷而東。

六年。諸蕃來朝。陳百戲于端門以示之。

帝以諸蕃酋長畢集洛陽。陳百戲於端門街。執絲竹者萬八千人。自昏達旦。終月而罷。所費巨萬。自是歲以為常。諸蕃請入豐都市交易。許之。先命整飾店肆。盛設帷帳。珍貨充積。人物華盛。胡客過酒

庚午

食店者。悉令邀入。醉飽而散。不取其直。給之曰。中國豐饒。酒食例不取直。胡客皆驚歎。其黠者頗覺之。見以繒帛纏樹。曰。中國亦有貧者。衣不蓋形。何如以此物與之。纏樹何為。市人慙不能答。帝稱裴矩之能。謂羣臣曰。裴矩大識朕意。凡所陳奏。皆朕之成筭而未發者。自非奉國盡心。孰能若是。是時矩及大將軍宇文述。內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蘊。光祿大夫郭衍。皆以諂諛有寵。述容止便辟。侍衛者咸取則焉。衍嘗勸帝五日一視朝。曰。無效。高祖空自勤苦為也。帝臨朝凝重。發言可觀。而內

存聲色。日於苑中林亭。盛陳酒饌。敕燕王倓與梁公蕭鉅。千牛左右宇文暉。及高祖嬪御為一席。僧尼道士女官為一席。帝與諸寵姬為一席。略相連接。酒酣淆亂。靡所不至。楊氏婦女之美者。徃徃進御。晶出入不限門禁。妃嬪公主。皆有醜聲。帝亦不之罪也。

文安侯牛弘卒

弘寬厚恭儉。學術精博。隋室舊臣。始終信任。悔吝不及者。一人而已。

穿江南河

自京口至餘杭。八百餘里。廣十餘丈。欲東巡會稽也。

未卒

七年帝自擊高麗。至臨朔宮。徵天下兵。會涿郡

帝御龍舟渡河。入永濟渠。仍敕選部門下內史御史於前船選補。其受選者三千餘人。或徒步隨船三千餘里。凍餒疲頓。死者什一二。遂下詔討高麗。敕幽州總管元弘嗣。往東萊海口造船三百艘。官吏督役。晝夜立水中。不敢息。自腰以下皆生蛆。死者什三四。又敕河南淮南江南。造戎車五萬乘。送高陽。供載衣甲幔幕。令兵士自挽之。發河南北民

夫以供軍須。江淮以南民夫及船運黎陽及洛口諸倉米。舳舻千里。往還常數十萬人。晝夜不絕。死者相枕。天下騷動。

王薄。張金稱。高士達。竇建德等兵起。

帝自去歲謀討高麗。詔山東置府。令養馬以供軍。後又發民夫運米塞下。車牛往者皆不返。士卒死亡過半。耕稼失時。穀價踴貴。東北邊尤甚。斗米直數百錢。所運米或粗惡。令民糶以償之。又發鹿車夫六十餘萬。二人共推米三石。道途險遠。不足充餼糧。至鎮無可輸。皆懼罪亡命。重以官吏侵漁。百

姓窮困。於是始相聚為羣盜。鄒平民王薄。擁衆據長白山。剽掠齊濟之郊。自稱知世郎。言事可知矣。又作無向遼東浪死歌。以相感勸。避征役者多往歸之。平原東有豆子航。各黨切有劉霸道者。家於其旁。喜俠。食客常數百人。遠近多往依之。有衆十餘萬。號阿舅。一作勇阿舅。賊號也。漳南人竇建德。少尚氣俠。膽力過人。會募人征高麗。建德以選為二百人長。同縣孫安祖。亦以驍勇選為征士。安祖辭。縣令怒笞之。安祖殺令。亡抵建德。建德乃集無賴少年。得數百人。使安祖將之。入高雞泊中。為羣盜。時鄒

今恩縣地人張金稱聚眾河曲。音條人高士達聚

眾於清河。郡縣疑建德與賊通。悉收其家屬殺之。

建德帥麾下二百人亡歸士達。士達自稱東海公。

以建德為司兵。頃之安祖為金稱所殺。其眾盡歸

建德。建德兵至萬餘人。建德能傾身接物。與士卒

均勞逸。由是人爭附之。為之致死。自是所在羣盜

蜂起。不可勝數。徒眾多者至萬餘人。攻陷城邑。敕

都尉鷹揚。都尉及鷹揚府與郡縣追捕。然莫能禁。既而齊

郡丞張須陀擊王薄等破之。事在九年

八年。帝至遼東。攻城不克。

申壬

先是遣諸軍分道擊高麗。左十二軍出鏤方。縣名

樂浪等道。右十二軍出黏蟬。音提襄平等道。總集

平壤。高麗所都也凡一百一十三萬人。其餽運者倍之。

連營漸進。御營六軍後發。首尾亘千餘里。近古出

師之盛。未之有也。至是諸軍度遼水。敗高麗兵。遂

圍遼東。遼東嬰城固守。帝命諸軍攻之。久不下。帝

幸遼東城南。召諸將責之曰。公今畏死。莫肯盡力。

謂我不能殺公邪。因留止城西。高麗諸城各堅守

不下。

將軍來護兒以水軍攻平壤。敗績。宇文述等九軍大

敗薩水而還

初九軍度遼。凡三十萬五千人。及還至遼東。唯二千七百人。資械蕩盡。帝大怒。鎖繫述等而還。

帝還東都。慰撫使劉士龍伏誅。諸將皆除名。

宇文述素有寵。其子士及尚帝女南陽公主。故帝不忍誅。與于仲文等皆除名為民。斬劉士龍以謝天下。諸將皆委罪於于仲文。帝獨繫之。仲文憂恚病卒。

九年。命代王侑留守西京。

以刑部尚書衛文昇輔之。

酉癸

濟陰孟海公起兵據周橋。

帝復自將擊高麗。命越王侗留守東都。

帝議復伐高麗。光祿大夫郭榮諫曰。千鈞之弩。不為鼷鼠發機。柰何親辱萬乘以敵小寇乎。不聽而行。命民部尚書樊子蓋輔侗守東都。

楚公楊玄感起兵黎陽。圍東都。

玄感驍勇便騎射。好讀書。喜賓客。海內知名之士多與之遊。蒲山公李密。弼之曾孫也。少有才略。志氣雄遠。輕財好士。為左親侍。帝見之。謂宇文述曰。左伏下黑色小兒。瞻視異常。勿令宿衛。述乃諷密。

使稱病自免。密遂屏人事。專務讀書。嘗乘黃牛讀漢書。楊素遇而異之。與語大悅。謂玄感等曰。汝等不及也。由是玄感與為深交。時或侮之。密曰。若決機兩陳之間。喑鳴咄嗟。使敵人震懾。密不如公。驅策天下賢俊。各申其策。公不如密。玄感笑而服之。素恃功驕倨。或失臣禮。帝心銜而不言。及素卒。謂近臣曰。使素不死。終當族滅。玄感知之。內不自安。且以朝政日紊。乃與諸弟潛謀作亂。至是帝命玄感於黎陽督運。遂與虎賁郎將王仲伯。汲郡贊治趙懷義等謀。故為逗遛。欲令諸軍乏食。弟郎將玄

縱萬石。並從幸遼東。玄感潛召之。皆亡還。萬石至高陽。為人所執。斬於涿郡。時來護兒以舟師自東萊將入海。趣平壤。玄感遣家奴偽為使者從東方來。詐稱護兒反。六月。玄感入黎陽。大索男夫。移書傍郡。以討護兒為名。各令發兵。會於倉所。以懷義為衛州刺史。元務本為黎州刺史。河內主簿唐禕為懷州刺史。玄感選運夫少壯者。得五千餘人。篙梢三千餘人。刑三牲誓衆。且諭之曰。主上無道。不以百姓為念。天下騷擾。死遼東者以萬計。今與君等起兵。以救兆民之弊。何如。衆皆踴躍稱萬歲。乃

通鑑卷之四百四十四
勒兵部分。唐禕逃歸河內。先是玄感陰遣召李密及弟玄挺。密至。玄感大喜。遂引兵向洛陽。遣玄挺將千人為前鋒。先取河內。唐禕據城拒守。又使人告東都。越王侗等。勒兵為備。玄感渡河。從者如市。使弟積善將兵三千。緣洛水西入。玄挺逾邙山南入。玄感將三千餘人隨其後。其兵皆執單刀柳楯。無弓矢甲冑。東都遣河南令達奚善意將精兵五千人拒積善。將作監裴弘策將八千人拒玄挺。善意兵潰。鎧仗皆為積善所取。弘策戰敗走。玄挺五戰直抵太陽門。弘策將十餘騎馳入宮城。餘皆歸。

於玄感。玄感盡銳攻城。樊子蓋隨方拒守。玄感不能克。代王侑使衛文昇帥兵救東都。至華陰。掘楊素塚。焚其骸骨。示士卒以必死。直趨東都城北。玄感屢破之。每戰多捷。衆至十萬。文昇衆寡不敵。死傷且盡。乃更進屯邙山之陽。與玄感決戰。會楊玄挺中流矢死。玄感軍乃稍却。

帝引軍還。遣宇文述來護兒等擊楊玄感。

遼東城久不拔。帝遣造布囊百萬貯土欲積於大道。高與城齊。使戰士登而攻之。又作八輪樓車。高出於城。欲俯射城內。會楊玄感反書至。帝大懼。引

蘇威入帳中謂曰。此兒聰明得無為患。威曰。玄感
寵踈必無所慮。但恐因此寢成亂階耳。帝又聞達
官子弟皆在玄感所。益憂之。兵部侍郎斛斯政素
與玄感通謀。內不自安。亡奔高麗。帝夜召諸將使
引軍還。資械委棄。衆心恟懼。無復部分。來護兒至
東萊。聞玄感圍東都。召諸將議。旋軍救之。諸將咸
以無敕不宜擅還。護兒厲聲曰。洛陽被圍。心腹之
疾。高麗逆命。猶疥癬耳。公家之事。知無不為。專擅
在吾。不關諸人。有沮議者。軍法從事。即日迴軍
餘杭。劉元進兵起。

楊玄感引兵趣潼關。宇文述等追之。玄感敗死。殺玄
感黨與三萬餘人。

葉氏適曰。煬帝篡弒之事。楊素終始左右之。而禍
亂之端。乃發於玄感。所謂寡助之至。親戚叛之。大
抵天下將亂之時。人物氣象自異。如玄感。李密。皆
功臣之子。其少年意趣。已自異常。及人君失德。政
繁賦重。人心已搖。不計親踈遠近。皆得乘間而起。
玄感入黎陽。取帙布為牟甲。政與勝廣挈竿為旗。
相類。勝廣。玄感。密。皆不足以亂天下。而天下之亂。
由之而生。要之天下之勢。不在瓦解。而在土崩。秦

隋之亡。皆土崩之勢也。

以唐公李淵為弘化留守。

帝以弘化留守元弘嗣。斛斯政之親也。遣衛尉少卿李淵馳往執之。因代為留守。淵御衆寬簡。人多附之。帝以淵相表奇異。又名應圖識。忘之。未幾。徵詣行在所。淵遇疾未謁。其甥王氏在後宮。帝問曰。汝舅來何遲。王氏以疾對。帝曰。可得死否。淵聞之。懼。因縱酒納賂以自晦。

吳郡朱燮。晉陵管崇。兵起。

遣將軍吐萬緒擊劉元進。破之。管崇敗死。詔徵緒還。

戌甲

遣王世充代將。元進。朱燮。皆敗死。

杜伏威起兵。掠江淮。

十年。徵天下兵伐高麗。帝如涿郡。次懷遠鎮。高麗遣使請降。

詔百僚議伐高麗。數日無敢言者。遂復徵天下兵。百道俱進。三月。帝發高陽。士卒在道亡者相繼。至臨渝宮。禡祭。斬叛軍者以褻鼓。亦不能止。時天下已亂。所徵兵多不至。高麗亦困弊。來護兒至卑奢。城。高麗舉兵逆戰。護兒擊破之。將趣平壤。高麗王元懼。遣使乞降。因送斛斯政。帝大說。遣使持節召。

護兒還

還西京

以高麗使者及斛斯政告太廟。仍徵高麗王元入朝。元竟不至。敕將帥嚴裝。更圖後舉。竟不果行。初開皇之末。國家殷盛。朝野皆以高麗為意。劉炫獨以為不可。作撫夷論以刺之。至是其言始驗。殺斛斯政。烹其肉。使百官噉之。佞者或噉之至飽。

離石胡劉苗王兵起。汲郡王德仁起兵。據林慮山。齊郡子孟讓兵掠盱眙。王世充擊破之。十一年。上谷王須拔。魏刀兒兵起。

亥乙

以李淵為山西河東撫慰大使

以淵承制黜陟。討捕群盜。

帝巡北邊

帝巡北邊。突厥始畢可汗帥騎數十萬。謀襲乘輿。義成公主先遣使者告變。車駕馳入鴈門。突厥急攻鴈門。矢及御前。帝大懼。抱趙王杲而泣。目盡腫。帝親巡將士。謂之曰。努力擊賊。苟能保全。凡在行陳。勿憂富貴。乃下令。守城有功者。無官直除六品。有官以次增益。於是衆皆踴躍。晝夜拒戰。又詔天下募兵。守令競來赴難。李淵之子世民年十六。應

募隸屯衛將軍雲定興。說之曰。始畢敢舉兵圍天子。必謂我倉猝不能赴援。故也。宜晝則引旌旗。令數十里不絕。夜則鈺鼓相應。虜必謂救兵大至。望風遁去。定興從之。帝遣間使求救於義成公主。公主遣使告始畢云。北邊有急。諸郡援兵亦至。九月。始畢解圍去。帝遣騎追躡。得老弱二千餘人而還。

帝還東都

帝性吝官賞。初平楊玄感。應授勲者多。乃更置戎秩。建節奮武。宣惠綏德。懷仁秉義。奉誠立信等尉。將士守鴈門者萬七千人。至是得勲者纔千五百。

人。一戰得第一勲者進一階。先無戎秩者。止得立信尉。無勲者。四戰進一階。又議伐高麗。由是將士憤怨。

東海李子通據海陵

城父朱粲兵起

十二年

楚帝林士弘
太平元年

分遣使者發兵擊諸起兵者

朝集使不至者二十餘郡。始議分遣使者十二道。發兵討捕盜賊。

除納言蘇威名

子丙

帝問侍臣盜賊。宇文述曰。漸少。威引身隱柱。帝呼問之。對曰。臣非所司。不委多少。但患漸近。帝曰。何謂也。威曰。他日賊據長白山。今近在汜水。且往日租賦丁役。今皆何在。豈非其人皆化為盜乎。比見奏賊皆不實。遂使失於支計。不時剪除。又昔在鴈門。許罷征遼。今復徵發。賊何由息。帝不悅。屬五月五日。百僚多饋珍翫。威獨獻尚書。或諧之曰。尚書有五子之歌。威意甚不遜。帝益怒。頃之。帝問威以伐高麗事。威欲帝知天下多盜。對曰。今茲之役。願不發兵。但赦羣盜。自可得數十萬。遣之東征。高麗

可滅。帝不懌。威出。裴蘊奏曰。此大不遜。天下何處有多許賊。帝曰。老革猶言老多姦。以賊脅我。欲批

其口。且復隱忍。蘊知帝意。遣河南白衣張行本奏威昔典選。濫授人官。案驗獄成。詔除名為民。

帝如江都。命越王侗留守。殺諫者任宗。崔民象。王愛仁。

先是詔江都更造龍舟。至是成。送東都。宇文述勸幸江都。帝從之。將軍趙才諫曰。今百姓疲勞。府藏空竭。盜賊蜂起。禁令不行。願陛下還京師。安兆庶。帝大怒。以屬吏旬日出之。朝臣皆不欲行。無敢諫。

通鑑纂要卷四十四
者。建節尉任宗上書極諫。即日於朝堂杖殺之。遂幸江都。命越王侗等總留後事。帝以詩留別宮人。曰。我夢江都好。征遼亦偶然。奉信郎崔民象。以盜賊充斥。於建國門上表諫。帝大怒。先解其頤。然後斬之。至汜水。奉信郎王愛仁。復上表請還西京。斬之。至梁郡。郡人邀駕上書曰。陛下若遂幸江都。天下非陛下之有。又斬之。

遣光祿大夫陳稜擊李子通等。敗之。

時李子通據海陵。左才相掠江淮。杜伏威屯六合。衆各數萬。帝遣稜將宿衛精兵八千討之。徃徃克。

捷

翟讓李密起兵。攻滎陽。張須陁擊之。敗死。

李密之亡也。徃依郝孝德。孝德不禮之。又入王薄。薄亦不之奇也。密因之變姓名。聚徒教授。郡縣疑而捕之。密亡去。抵其妹夫雍丘令丘君明。韋城翟讓為東都法曹。坐事當斬。獄吏黃君漢奇其驍勇。夜謂讓曰。天時人事。抑亦可知。豈能守死獄中乎。讓驚喜叩頭。君漢即破械出之。讓遂亡命於瓦崗。為群盜。同郡單雄信驍健。善馬槊。聚少年徃從之。離狐徐世勳年十七。有勇略。說讓曰。東郡於公與。

勳皆為鄉里。人多相識。不宜侵掠。滎陽梁郡汴水所經。剽行舟商旅。足以自資。讓然之。引衆入二郡界。掠公私船。資用豐給。附者益衆。至萬餘人。時又有外黃王當仁。濟陽王伯當。韋城周文舉。雍丘李公逸等。皆擁衆為盜。李密自雍丘亡命。往來諸帥間。說以取天下之策。始皆不信。久之稍以為然。相謂曰。今人皆云楊氏將滅。李氏將興。吾聞王者不死。斯人再三獲濟。豈非其人乎。由是漸敬密。密察諸帥。唯翟讓最彊。乃因王伯當以見讓。為讓畫策。讓悅。有李玄英者。自東都逃來。經歷諸賊。求訪李

密。云斯人當代隋家。人問其故。玄英言比來民間謠歌曰。桃李子。皇后繞揚州。宛轉花園裏。勿浪語。誰道許。桃李子。謂逃亡者。李氏之子也。莫浪語。誰道許者。密也。既與密遇。遂委身事之。密因說讓先取滎陽。休兵館穀。待士馬肥充。然後與人爭利。於是攻滎陽諸縣。多下之。帝徙張須陀為滎陽通守。以討之。密與讓及徐世勳。王伯當合軍圍之。須陀戰死。部兵號泣。數日不止。河南郡縣為之喪氣。詔以裴仁基代領其衆。徙鎮虎牢。讓乃令密建牙。別統所部。號蒲山公營。

鄱陽林士弘稱楚帝。據江南。以李淵為太原留守。擊甄翟兒破之。

先是魏刀兒將甄翟兒攻太原。將軍潘長文戰死。至是詔以淵為太原留守。以郎將王威高君雅為之副。將兵討甄翟兒。遇於雀鼠谷。淵眾纔數千。賊圍數匝。李世民將精兵救之。拔淵於萬眾之中。會步兵至。合擊。大破之。

太僕楊義臣擊張金稱。高士達斬之。竇建德收其眾。取饒陽。詔罷義臣兵。

內史郎虞世基以帝惡聞盜賊。諸將有告敗求救

者。皆不以聞。或杖其使者以為妄言。由是盜賊徧海內。帝皆弗之知。楊義臣破降河北賊數十萬。列狀上聞。帝歎曰。我初不聞賊頓如此。義臣降賊何多也。世基對曰。小竊雖多。未足為慮。義臣克之。擁兵不少。久在閩外。此最非宜。帝曰。卿言是也。遽追義臣。放散其兵。賊由是復盛。治書侍御史韋雲起劾奏世基。及御史大夫裴蘊職典樞要。四方告變。不為奏聞。賊多言少。致發兵不多。往皆不克。故使官軍失利。賊黨日滋。請付有司。結正其罪。大理卿鄭善果奏雲起言不實。左遷大理司直。

帝至江都

帝至江都。江淮郡官謁見者。專問禮餉豐薄。豐則超遷。薄則停解。江都郡丞王世充。獻銅鏡屏風。遷通守。歷陽郡丞趙元楷。獻異味。遷江都郡丞。由是郡縣競務刻剝。以充貢獻。民外為盜賊所掠。內為郡縣所賦。生計無遺。加之饑饉。民始采樹皮葉。或擣藁煮土而食之。諸物皆盡。乃自相食。而官倉猶充。物吏皆畏法。莫敢振救。王世充密為帝簡閱江淮民間美女。獻之。由是益有寵。

遣江都通守王世充擊河間格謙。斬之。謙黨高開道。

收其眾掠燕地

謙擁眾十餘萬。據豆子航。自稱燕王。帝命王世充將兵討斬之。謙將高開道收餘眾。寇掠燕地。軍勢復振。

虎賁郎將羅藝起兵涿郡

十三年

恭帝侑義寧元年長樂王竇建德丁丑元魏公

都永隆元年秦主薛舉秦興元梁王梁師

竇建德稱長樂王

魯郡徐圓朗兵起

馬邑校尉劉武周朔方郎將梁師都各據郡起兵

丑丁

突厥立劉武周為定楊可汗。取樓煩定襄鴈門諸郡。梁師都取雕陰弘化延安等郡。自稱梁帝。引突厥寇邊。

流人郭子和起兵榆林。突厥以為屋利設。

突厥俗謂別部與兵

者曰屋利設

金城校尉薛舉起兵隴西。自稱西秦霸王。

李密攻東都。入其郭。

先是翟讓李密據興洛倉。擊敗東都兵。讓推密稱魏公。略取河南諸郡。至是密以孟讓為總管使夜率步騎入東都外郭燒掠。遣裴仁基

時仁基為河南討捕使代

領張須陁之眾以虎牢降密

孟讓帥二萬餘人襲回洛東倉。破

之。遂燒天津橋。縱兵大掠。東都出兵擊之。仁基等

敗走。密自帥眾屯回洛倉。攻偃師金墉。皆不克。還

洛口。東都城內乏糧。而布帛山積。至然布以爨。越

王侗使人運回洛倉米入城。遣兵屯豐都市。上春

門北邙山為九營。以備密。汝陰淮陽降密。密復據

回洛倉。段達等出兵拒之。敗走。密遂移檄郡縣。數

帝十罪。且曰。罄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波。

流惡難盡。越王侗遣太常丞元善達。間行詣江都。

奏曰。李密圍逼東都。城內無食。若陛下速還。烏合

必散。不然者。東都決沒。因歔歔嗚咽。帝為之改容。虞世基進曰。越王年少。此輩誑之。若如所言。善達何緣來至。帝乃怒曰。善達小人。敢廷辱我。因使向東陽催運。善達遂為羣盜所殺。是後人莫敢以賊聞。

李淵起兵太原。殺副留守王威。高君雅。

初淵娶於神武。肅公竇毅。生四男。建成。世民。玄霸。元吉。一女。適太子千牛備身。東官。臨汾。柴紹。世民聰明勇決。識量過人。見隋室方亂。陰有安天下之志。晉陽宮監裴寂。晉陽令劉文靜。相與同宿。見城

上烽火。寂歎曰。貧賤如此。復逢亂離。何以自存。文靜笑曰。時事可知。吾二人相得。何憂貧賤。文靜見李世民而異之。深自結納。謂寂曰。此人雖少。命世才也。寂初未然之。文靜坐與李密連昏繫獄。世民就省之。文靜曰。天下大亂。非高光之才。不能定也。世民曰。安知其無。但人不識耳。我來相省。非兒女之情。欲與君議大事也。計將安出。文靜曰。今主上南巡江淮。李密圍逼東都。羣盜殆以萬數。當此之際。有真主驅駕而用之。取天下如反掌耳。太原百姓。皆避盜入城。文靜為令數年。知其豪傑。一旦收

集。可得十萬人。尊公所將之兵。復且數萬。一言出口。誰敢不從。以此乘虛入關。號令天下。不過半年。帝業成矣。世民笑曰。君言正合我意。乃陰部署賓客。淵不之知也。世民恐淵不從。久不敢言。淵與裴寂有舊。每相與宴語。或連日夜。文靜欲因寂關說。乃引寂與世民交。世民出私錢數百萬與寂博。稍以輸之。寂大喜。由是款狎。世民乃以其謀告之。寂許諾。會突厥寇馬邑。淵遣高君雅將兵與王仁恭拒之。不利。恐并獲罪。甚憂之。世民乘間屏人說淵曰。今主上無道。百姓困窮。晉陽城外。皆為戰場。大

人若守小節。下有寇盜。上有嚴刑。危亡無日。不若順民心。興義兵。轉禍為福。此天授之時也。淵大驚曰。汝安得為此言。吾今執汝以告縣官。世民徐曰。世民觀天時人事如此。故敢發言。必欲執告。不敢辭死。淵曰。吾豈忍告汝。汝慎勿出口。明日。世民復說淵曰。昨日之言。此萬全之策也。願大人勿疑。淵乃歎曰。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軀。亦由汝。化家為國。亦由汝矣。帝以淵與王仁恭不能禦寇。遣使者執詣江都。淵大懼。世民與寂等復說淵曰。事已迫矣。宜早定計。且晉陽士馬精彊。宮

監蓄積巨萬。代王幼冲。關中豪傑並起。公若鼓行而西。撫而有之。如探囊中之物耳。柰何受單使之囚。坐取夷滅乎。淵然之。密部勒將發。會帝遣使馳驛赦淵及仁恭。淵謀亦緩。大理司直夏俠端。司馬許世緒。司鎧武士護。前勳衛唐憲。憲弟儉。皆勸淵舉兵。時建成元吉。尚在河東。故淵遷延未發。劉文靜謂裴寂曰。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且公為宮監。而以宮人侍客。先是裴寂私以晉陽宮人侍淵公死可爾。何誤唐公也。寂甚懼。屢趣淵起兵。淵乃使文靜詐為敕書發太原。西河。鴈門。馬邑。民年二十已上為兵。擊高

麗。由是人情怵怵。思亂者衆。及劉武周據汾陽宮。世民言於淵曰。大人為留守。而盜賊竊據離宮。不早建大計。禍今至矣。淵乃集將佐謂之曰。武周據汾陽宮。吾輩罪當族滅。若之何。王威等皆懼。請計。淵曰。朝廷用兵。皆稟節度。今賊在數百里內。江都在三千里外。加以道路險要。復有他賊據之。以嬰城。膠柱之兵。當巨猾豕突之勢。必不全矣。進退維谷。何為而可。威等皆曰。公地兼親賢。同國休戚。要在平賊。專之可也。淵陽若不得已而從之者。曰。然則先當集兵。乃命世民與劉文靜。長孫順德。劉弘

基等。各募兵。遠近赴集。旬日間。近萬人。仍密遣使召建成。元吉於河東。柴紹於長安。王威高君雅見兵大集。疑淵有異志。謂武士護曰。順德。弘基皆背征。謂出征而背三侍。隋制左右翊衛府有親侍勳侍武侍之名安得將兵。欲收按之。士護曰。二人皆唐公客。若爾。必大致紛紜。威等乃止。威君雅欲因晉祠祈雨。討淵。五月。淵使世民伏兵於晉陽宮城之外。且與威君雅共坐視事。使劉文靜引開陽府司馬劉政會入告威君雅。潛引突厥入寇。君雅攘袂大詬。世民已布兵塞路。文靜因與弘基順德等。共執威君雅繫獄。會

突厥數萬衆寇晉陽。淵命裴寂等勒兵為備。而悉開諸城門。突厥不敢進。衆以為威君雅實召之也。於是斬威君雅以徇。突厥大掠而去。

李淵遣使如突厥

李建成李元吉棄其弟智雲於河東而去。吏執送長安。殺之。六月。建成元吉與柴紹偕至晉陽。劉文靜勸李淵與突厥相結。資其士馬以益兵勢。淵從之。自為手啓。卑辭厚禮。遺始畢可汗。云欲舉義兵迎主上。復與突厥和親。若能與我俱南。願勿侵暴百姓。若但和親。坐受寶貨。亦唯可汗所擇。始畢得

啓。謂其大臣曰。隋主為人。我所知也。若迎以來。必害唐公。而擊我無疑矣。苟唐公自為天子。我當以兵馬助之。即命以此意為復書。使者七日而反。將佐皆喜。請從突厥之言。淵不可。曰。請君宜更思其次。寂等乃請尊天子為太上皇。立代王為帝。以安隋室。移檄郡縣。改易旗幟。雜用絳白。以示突厥。淵曰。此可謂掩耳盜鐘。然逼於時事。不得不爾。乃許之。遣使告突厥。既而突厥遣使至太原。淵遣劉文靜報之。以請兵。私謂文靜曰。胡騎入中國。生民之大蠹也。吾所以欲得之者。恐劉武周引之為邊患。

又胡馬行牧。不費芻粟。聊藉之為聲勢耳。數百人之外。無所用之。

范氏祖禹曰。匹夫欲自立於鄉黨。猶不可不自重也。况欲圖王業。舉大事。而可以不正啓之乎。太宗陷父於罪。而脅之以起兵。高祖昵裴寂之邪。受其官女而不辭。又稱臣於突厥。倚以為助。是以唐世人主無正家之法。夷狄多猾夏之亂。蓋高祖以此始之也。古之王者。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也。惜乎太宗有濟世之志。撥亂之才。而不知義也。

李淵遣世子建成及世民擊西河郡。拔之。斬郡丞高德儒。

西河郡不從淵命。淵使建成世民將兵擊之。時軍士新集。咸未閱習。建成世民與之同甘苦。遇敵則以身先之。近道菜果。非買不食。軍士有竊之者。輒求其主償之。亦不詰竊者。兵民大悅。至西河城下。郡丞高德儒閉城拒守。攻拔之。執德儒至軍門。世民數之曰。汝指野鳥為鸞。先是有二孔雀飛集以朝堂。德儒奏以為鸞。以欺人主。取高官。吾興義兵。正為誅佞人耳。遂斬之。自餘不戮一人。秋毫無犯。各慰撫使復業。遠近聞

之大悅。建成等引兵還晉陽。往返九九日。淵喜曰。以此行兵。雖橫行天下。可也。遂定入關之計。

臣等謹按高德儒指野鳥為鸞以欺煬帝。其志利於取高官耳。煬帝亦甘受其欺。以至身弑國亡而不悟。然則為君而寵佞人者。抑何所利哉。

李淵自稱大將軍。開府置官屬。

淵開倉以賑貧民。應募者日益多。淵命為三軍分左右。通謂之義士。裴寂等上淵號為大將軍。淵以寂為長史。劉文靜為司馬。唐儉溫大雅為記室。大雅仍與弟大有共掌機密。武士護為鎧曹。劉政會

及崔善為。張道源。為戶曹。姜暮為司功參軍。殷開山為府掾。長孫順德。劉弘基。竇琮。及王長諧。姜寶誼。陽屯。為左右統軍。自餘文武。隨才授任。以世子建成為隴西公。左領軍大都督。左三統軍隸焉。世民為敦煌公。右領軍大都督。右三統軍隸焉。各置官屬。以柴紹為右領軍府長史。諮議。

李淵引兵至霍邑。代王侑遣郎將宋老生將軍屈突通將兵拒之。

李淵以子元吉為太原太守。留守晉陽宮。帥甲士三萬發晉陽。誓衆移檄。諭以尊立代王之意。劉文

靜至突厥。見始畢可汗。請兵且與之約曰。若入長安。民衆土地入唐公。金玉繒帛歸突厥。始畢大喜。淵以書招李密。密自恃兵彊。欲為盟主。復書曰。所望左提右挈。戮力同心。執子嬰於咸陽。殪商辛於牧野。淵得書笑曰。密妄自矜大。非折簡可致。吾方有事關中。若遽絕之。乃是更生一敵。不如卑辭推獎。以驕其志。使為我塞成臯之道。綴東都之兵。我得專意西征。俟關中平定。據險養威。徐觀蚌部項切鷸九律切之勢。以收漁人之功。未為晚也。乃復書曰。天生蒸民。必有司牧。當今為牧。非子而誰。老夫年

逾知命。願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鱗附翼。唯弟早膺
圖籙。以寧兆民。宗盟之長。屬籍見容。復封於唐。斯
榮足矣。密得書甚喜。以示將佐。曰。唐公見推。天下
不足定矣。自是信使往來不絕。雨久不止。淵軍中
糧乏。劉文靜未返。或傳突厥與劉武周乘虛襲晉
陽。淵欲北還。裴寂等亦以為隋兵尚彊。未易猝下。
李密姦謀難測。武周惟利是視。不如還救根本。更
圖後舉。世民曰。今禾菽被野。何憂乏糧。老生輕躁。
一戰可擒。李密顧戀倉粟。未遑遠略。武周與突厥
外雖相附。內實相猜。武周雖遠利太原。豈可近忘

馬邑。本興大義。奮不顧身。以救蒼生。當先入咸陽。
號令天下。今遇小敵。遽已班師。恐從義之徒。一朝
解體。還守太原。一城之地。為賊耳。何以自全。建成
亦以為然。淵不聽。促令引發。世民將復入諫。會淵
已寢。不得入。號哭於外。聲聞帳中。淵召問之。世民
曰。今兵以義動。進戰則克。退還則散。衆散於前。敵
乘於後。死亡無日。何得不悲。淵乃悟。曰。軍已發。柰
何。世民曰。右軍嚴而未發。左軍去亦未遠。請自追
之。淵笑曰。吾之成敗。皆在爾。惟爾所為。世民乃與
建成分道。夜追左軍。復還。既而太原運糧亦至。八

月雨初霽。李淵趣霍邑。與宋老生戰。斬之。遂取霍邑。

胡氏寅曰。武王伐商。數紂之罪。則多矣。湯皆有之。而弑父殺兄。則紂之未有也。其當討無疑矣。李淵聲其大逆不道之罪。而舉兵討之。則雖德非成湯。亦無愧於自亳之載。世民不必用官人私侍以劫父也。不必詐為敕書發民以鼓怨也。不必稱臣突厥也。不必尊江都而立代王也。不必推獎李密以驕其志也。堅守晉陽。收召豪傑。厚集其衆。分擊二京。義聲既震。羣盜自下。乃遣良將總銳師南指揚。違義理者多矣。

武威司馬李軌起兵河西。自稱涼王。

薛舉自稱秦帝。徙據天水。

薛舉稱帝。立其子仁果為太子。遣仁果將兵取天水。徙都之。

涿郡留守薛世雄擊李密。竇建德龍衣破之。遂圍河間。李淵克臨汾絳郡。劉文靜以突厥兵至。遂下韓城。

李密遣徐世勣取黎陽倉

河南山東大水。餓莩滿野。詔開黎陽倉賑之。吏不時給。死者日數萬人。徐世勣言於李密曰。天下大亂。本為饑饉。今更得黎陽倉。大事濟矣。密遣世勣帥麾下五千人濟河。會元寶藏。郝孝德共襲破黎陽倉。據之。開倉恣民就食。浹旬間。得勝兵三十餘萬。竇建德朱粲之徒。亦遣使附密。泰山道士徐洪客獻書於密。以為大衆久聚。恐米盡人散。師老厭戰。難可成功。勸密乘進取之機。因士馬之銳。沿流東指。直向江都。執取獨夫。號令天下。密壯其言。以

書招之。洪客竟不出。莫知所之。

胡氏寅曰。洪客之謀奇而正。非惟李密不及。唐初諸人。皆不及也。顧人不能知耳。然李密不足與言。豈洪客未知晉陽興師。或無路以自達。而於密發之耶。以此一言觀之。其胸中之奇固多矣。而迄不自見。豈其不及唐室之興而死歟。抑如黃石公魯仲連之流歟。嗚呼。其可謂高士矣。

王世充救東都。合擊李密於洛口。

王世充等帥所領會東都。越王侗使劉長恭龐玉等帥兵與世充等合擊李密於洛口。詔諸軍皆受

世克節度。密之克洛口也。箕山府郎將張季珣固守不下。罵密極口。密怒。攻之不能克。時密衆數十萬。季珣所領不過數百人。而執志彌固。誓以必死。久之糧盡水竭。士卒羸病。季珣撫循之。一無離叛。城陷。季珣見密不肯拜。曰。天子爪牙。何容拜賊。密殺之。

李淵濟河。遣建成守潼關。世民徇渭北。

先是馮翊太守蕭造降於李淵。淵留兵圍河東。

時屈

突通守

自引軍西。至是濟河。關中士民歸之者如

市。淵遣世子建成。劉文靜。帥王長諧等諸軍屯永

豐倉。守潼關以備東方兵。慰撫使竇軌等受其節度。世民帥劉弘基等諸軍徇渭北。慰撫使殷開山等受其節度。冠氏長于志寧。安養尉顏師古。及世民婦兄長孫無忌。謁見淵於長春宮。志寧師古皆以文學知名。無忌乃有才略。淵皆禮而用之。

李淵合諸軍圍長安

京兆內史衛文昇年老。聞淵軍至。憂懼成疾。獨將軍陰世師。郡丞骨儀。奉代王侑乘城拒守。淵如永豐倉勞軍。賑饑民。進屯馮翊。世民所至。吏民及羣次毋歸之如流。世民收其豪俊以備僚屬。營于涇陽。

勝兵九萬。先是柴紹妻李氏及李神通段綸各起兵以應淵。淵使紹將數百騎並南山迎李氏。關中羣盜史萬寶何潘仁李仲文向善志丘師利等悉降於淵。淵以書慰勞使受世民節度。至是李氏將兵萬餘會世民於渭北。與柴紹各置幕府。號娘子軍。隰城尉房玄齡謁世民於軍門。世民一見如舊識。署記室參軍。引為謀主。玄齡罄竭心力。知無不為。淵命劉弘基啟開山。分兵西略扶風。有衆六萬。南度渭水。屯長安故城。城中出戰。弘基逆擊破之。世民引兵趣司竹。軍令嚴整。秋毫不犯。遣使白淵。

請期日赴長安。淵命建成選倉上精兵趣長樂宮。世民帥新附諸軍北屯長安故城。延安上郡雕陰皆請降。淵引軍西行。所過離宮園苑皆罷之。出宮女還其親屬。十月至長安。諸軍皆集。合二十餘萬。淵命各依壘壁。毋得入村落侵暴。遣使至城下諭衛文昇等。不報。命諸軍進圍城。

尹氏起。羊曰。興王氣象。自與庸人不同。李淵起兵。至是才半載。方其拔西河。斬佞臣。慰撫居民。秋毫無犯。義聲已昭布於遠近矣。既而取霍邑。克汾絳。降馮翊。守潼關。徇渭北。兵威所至。摧枯拉朽。今遂

大合諸軍為攻圍之計。未幾遂克長安。雄據京邑。是豈四方諸寇所能抗衡者哉。太宗之所以肇造唐室者。可謂帝王自有真矣。

蕭銑起兵巴陵。自稱梁王。

巴陵校尉董景珎。雷世猛。旅帥鄭文秀。徐德基。張繡等。謀據郡叛隋。推景珎為主。景珎曰。吾素寒賤。不為衆所服。羅川令蕭銑。梁室之後。寬仁大度。請奉之以從衆望。乃遣使報銑。銑喜從之。聲言討賊。召募得數千人。乃自稱梁公。改隋服色旗幟。皆如梁舊。尋自稱王。

李淵克長安。殺留守官陰世師等十餘人。

李淵命諸軍攻城。約毋得犯七廟。及代王宗室。違者夷三族。十一月克長安。代王左右奔散。唯侍讀姚思廉侍側。軍士將登殿。思廉厲聲訶之曰。唐公舉義兵。匡帝室。卿等毋得無禮。衆皆愕然。布立庭下。淵迎王於東宮。遷居大興殿後廳。思廉扶王至閣下。泣拜而去。淵還舍於長樂宮。與民約法十二條。悉除隋苛禁。淵之起兵也。留守官發其墳墓。毀其五廟。至是衛文昇已卒。執陰世師。骨儀等十餘人。斬之。餘無所問。馬邑郡丞三原李靖。素與淵有

隙淵將斬之。靖大呼曰。公興義兵。欲平暴亂。乃以私怨殺壯士乎。世民為之固請。乃捨之。世民因召置幕府。靖少負志氣。有文武才略。其舅韓擒虎每撫之。曰。可與言將帥之略者。獨此子耳。

李密誘翟讓殺之

李淵立代王侑為皇帝。尊帝為太上皇。

侑時年十三

淵自為大丞相。封唐公。以建成為唐王世子。世民為秦公。元吉為齊公。

以武德殿為丞相府。改教稱令。置丞相府官屬。以裴寂為長史。劉文靜為司馬。何潘仁使李綱入見。淵留之。以為丞相府司錄。專掌選事。又以竇威為司錄參軍。使定禮儀。淵傾府庫以賜勲人。國用不足。光祿大夫劉世龍獻策。以為今義師數萬。並在京師。樵蘇貴而布帛賤。請伐苑中及六街樹為樵。以易布帛。可得十數萬匹。淵從之。

屈突通降唐。唐遣通招河東。通守堯君素不下。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四十四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四十四

四十四

